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十

起開禧攝提格四月盡祥蒙單開四月凡一年有一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四年夏四月庚辰朔命趙開再任總領四川財賦  
詔諭川陝官吏兵民以張浚失措當示遠竄猶嘉其

所用吳玠等能禦大敵許國一心止從薄責仍令宣撫  
使講求咨訪凡擾民拂衆之事速釐革之 癸未詔劉  
子羽白州安置 乙酉詔明堂用皇祐典禮兼祀天皇  
大帝神州地祇以下諸神 丙戌吳玠敗金兵復鳳秦  
隴州 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相當者許大理奏審 蠲淮  
南州軍上供錢一年 庚寅置孳生牧馬監于臨安府  
熙河蘭廓路安撫制置使闕師古及金人戰拔砦數  
十金人大衄既而慕洧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

甲午以洮岷二州降于偽齊吳玠併將其軍 罷廣西

提舉茶鹽司 乙未詔諸路歲上戶口 庚子命劉光

世遣兵巡邊 丙午僉書樞密院事徐俯罷與趙鼎議

不合故也 是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于偽齊 五月

庚戌朔以岳飛兼黃復二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時

楊么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

西陸行趨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

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

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癸丑以范沖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實錄沖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帝悚然至是

召沖重修兩朝正史實錄帝又除常同為起居郎中書  
舍人史館修撰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  
卞之徒積惡造謗是非顛倒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  
石日錄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  
時政記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  
時奸人之論不可信于後世陛下即位之初嘗下詔明  
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國史院撫實刊修又復悠悠望精  
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修

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帝深嘉納至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帝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 岳飛軍至郢州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甲寅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

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  
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  
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  
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  
丙寅遂復襄陽偽齊劉豫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癸酉  
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六月乙未太白晝見經  
天戊戌詔神武軍神武副軍統制統領官並隸樞密  
院壬寅詔三省樞密院凡奉干請墨敕許執奏不行



作明堂行禮殿于教場 甲辰禁諸軍強刺平人為  
兵已刺者皆釋之 是月熒惑犯南斗 岳飛將牛臯  
復隨州執偽齊守王嵩礫之 秋七月戊申朔以吏部  
尚書胡松年僉書樞密院事朱勝非薦之也 壬子命  
吳玠通信夏國 丁巳命左右司歲考郎官功過治狀  
以為賞罰 庚申復曲端趙哲官 壬戌岳飛遣統制  
王貴張憲擊敗李成及金兵于鄧州之西復鄧州禽其  
將高仲 庚午王貴張憲復唐州及信陽軍襄漢悉平

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  
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人所愛惟子女  
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  
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  
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  
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章誼使金至雲  
中與尼瑪哈烏珠論事不少屈還至應天劉豫留之以  
計得歸辛未入見致尼瑪哈答書約淮南毋得屯兵蓋

欲畫江以益劉豫也 八月庚辰以趙鼎知樞密院事  
充川陝宣撫處置使 戊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  
諸軍事先是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  
政通知由是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  
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  
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  
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  
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

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于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任遠去朝廷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

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 乙未復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帝未之知也 丙申毀王安石舒王告 王瓚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瓚降光州觀察使壬寅以岳飛為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代瓚討太飛時年三十 二 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癸卯以襄陽

府隨郢唐鄧州信陽軍為襄陽府路 九月壬子安定

郡王令時卒 辛酉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 蠲襄陽

等六郡三年租稅 江陰進士李翰蘇白違詔不詣檢院

乃伏闕上書詔押赴本貫帝曰所言皆細務如戢宗子

之類自可行非有詆訐之語顧不當伏闕耳此風皆李

綱輩啓之不可不懲也 帝謂宰執曰議者多言諸大

將不可復益兵此為不知時宜者漢高祖定天下諸將

兵至數十萬未嘗以為疑故能有成功今劉光世韓世

忠兵才及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而議者已患其多非也  
朱勝非曰漢初諸將韓信彭越英布三四人兵最多徐  
俯曰光武嘗中分戲下之師以與鄧禹席益曰當用兵  
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既定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帝  
然之 庚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朱勝非罷先是勝  
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至是侍御  
史魏矼劾其過勝非又請解官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  
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是以

少之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與尼瑪哈議南侵會烏珠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恐無成功尼瑪哈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金主乃命鄂爾多達蘭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嘗渡江習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麟與姪猊各將金兵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壬申渡淮楚州守臣樊敘棄城去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



癸酉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  
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甲戌以吏部尚書沈  
與求參知政事冬十月丙子朔與趙鼎定策親征手  
詔韓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  
如此臣子何以生為己卯進屯揚州癸未召張浚于  
福州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  
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

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  
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  
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  
則非鼎所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  
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  
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  
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無侍讀德遠浚字也 韓世忠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

金步卒戊子親提騎兵駐大儀鎮以當敵衝伐木為柵  
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曰  
有詔移屯守江良臣既去世忠即上馬令軍中曰眦吾  
鞭所嚮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三十餘所約聞鼓  
即起擊良臣至金軍金前將軍聶呼貝勒問官軍動息  
具以所見對聶呼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  
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  
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

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搥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  
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  
餘人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鷗口橋金人攻  
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  
戰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  
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論者  
以此為中興武功第一 金人入濠州守臣寇宏棄城  
遁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

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前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玠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

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  
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  
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  
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御舟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  
禁兵扈從壬寅次平江加贈陳東歐陽澈祕閣修撰官  
其子孫二人各賜田十頃且追咎汪伯彥落觀文殿學  
士黃潛善更不追復會韓世忠捷奏至帝欲自渡江決  
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

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  
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先見時承泰二州各有水寨  
民兵合力擊賊十一月庚戌帝謂宰執曰淮民未能安  
業今又遭賊騎乃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祖宗涵養  
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撥銀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  
澤如此人心益固國祚益長矣壬子下詔暴劉豫罪  
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  
六師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臣之功乃張浚劉子羽

知臣而薦用之今蒙異數望追成命而於浚子羽少寬  
典刑帝曰進退大臣蔽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況朕  
於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癸丑詔子羽自便士大夫以  
此多玠之義 金人入光州 乙卯韓世忠遣兵夜剗  
金營于承州破之 戊午金人入滁州 己未復以張  
浚知樞密院事浚詣行在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  
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帝命浚知樞密院以  
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捷



懶兀木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  
世韓世忠張俊議事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制之  
觀文殿學士李綱陳禦戎之策大略謂偽齊悉兵南  
下其境內必虛宜搗永昌出其不意則必還以自救此  
為上策召上流之兵沿江而下以助軍勢此為中策萬  
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  
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此下策也帝降詔獎之  
癸亥劉光世遣統制王德擊金人于滁州之桑根敗之

乙丑金人迫滁口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  
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  
皐至遙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乃展幟示  
之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  
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魏良臣至金尼瑪哈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  
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乃遣良臣還且約再使侍御史魏  
玘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敵會

金虜敗遁去遂不復遣 己亥以來年正旦日食下詔  
修闕政求直言 庚子金人退師時達蘭屯泗州烏珠  
屯竹整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  
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會雨雪金人餽道不通野無  
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病篤乃夜引還  
烏珠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  
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  
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

人傾國來攻衆皆洵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之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 癸酉金人去濠州 岳飛奏襄陽路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金人去濠州 趙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計己酉詔前宰執

呂頤浩等十九人及行在職事官各條上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策 免淮南官吏去職之罪仍令還任 庚戌張俊遣統領楊宗閔王進夾擊金人于淮南敗之降其將程師回張延壽 辛亥淮東統制崔德明襲敗金兵于盱眙 召張浚赴行在乙卯浚入見賞沿江監司帥臣供億之勞各進官一等 丙辰帝謂趙鼎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體均一或有官非其所當罷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專待臺

諫 戊午趣修建康行宮輔臣進呈曲赦淮南事目帝  
曰敵雖退遁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當示無愛并容之  
意中原未復二聖未還赦不可夸大第使實惠加於兩  
淮百姓乃朕指也又曰敵已退遁須當漸圖恢復若止  
循故轍為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  
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摹措置朕亦安能鬱鬱  
久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失誠如聖諭事所可為者當  
以次條畫奏稟 庚申置諸州軍教場選兵專習弓弩

立格按試 辛酉以殿中侍御史馬伸因言事死于貶  
所特贈左諫議大夫依所賜官與合得致仕遺表恩澤  
令諸路軍尋訪家屬以聞 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入見  
世忠奏金人遁去陛下必喜帝曰此不足喜若復中原  
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  
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帝以諭輔臣  
趙鼎等贊帝誠得馭將之道帝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  
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尼瑪哈等雄將猶在朕敢忘

此憂乎 壬戌以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駐鎮江劉光  
世淮西宣撫使駐太平張俊江東宣撫使駐建康 甲  
子淮西統制酈瓊復光州降其守許約 己巳金主晟  
殂于明德宮年六十一時天會十三年也庚午安班  
貝勒亶即皇帝位上謚曰文烈廟號太宗葬和陵後改  
號恭陵又遷葬大房山 壬申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入  
辭命升殿帝以光世世忠有隙賜酒以釋之諭曰烈士  
當以義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小嫌何足校今



日朕為分之宜釋前憾結懽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拜  
曰臣等頃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已  
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訓飭丁寧臣等皇懼無所容敢  
不奉詔宰執頓首賀帝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出內金  
盤尊斚賜三帥酒一行并以其器賜之 二月癸酉金  
詔齊自今稱臣勿稱子 岳飛自池州入朝丙子以飛  
為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賜銀絹二千疋兩 命常州布  
衣陳得一就祕書省別造新歷令少監朱震監視 以

吏部侍郎孫近為翰林學士 丁丑帝發平江 戊寅

遣權太常少卿張銖奉迎太廟神主于溫州 壬午帝

至臨安行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言自昔立國者兵

不貴多貴於有用財不患乏患於無節聚財養兵皆出

民力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蕪租賦不加饒而

日以朘耗蓋緣民以力田為苦而游手者軍伍收之避

役者度牒假之强悍者盜賊死之一人耕百人食本先

瘁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數更易利源不講權柄下

移酒稅利源也而諸將侵之茶鹽利源也而堂吏私之  
銅鐵利源也而工賈擅之常平利源也而憲司忽之今  
欲理財宜精擇三司使副或以戶部官吏依倣三司任  
以職事全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則財  
用沛然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具申尚書省 丙戌  
以趙鼎守尚書左僕射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兩制出浚獨以  
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於是行政用人之權專付於鼎

鼎浚相得甚懽及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聞之曰張公  
宜且在樞府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  
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  
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也已而果然  
以岳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將兵討湖賊  
楊么 丁亥張浚因曲謝又以儲貳為言帝首肯曰宮  
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  
復奏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為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敵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言之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

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  
名自歸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虛譽此小人  
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  
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  
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  
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  
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以此求之君子小人  
之分庶乎其可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者譽之以

為君子異于己者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私不恤治亂  
不畏天地鬼神故自崇觀以至今日有異於己者而稱  
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  
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破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  
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  
人情狀又何隱焉 提舉建昌仙都觀胡安國復徽猷  
閣待制知永州不許辭免 吳璘楊政復秦州金薩里  
罕來援政復擊敗之 己丑詔建太廟從禮部員外郎

江端友請也侍御史張致遠言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  
在京都雖未復而廟社猶存萬一四方傳播以為朝廷  
叛建太廟茲焉定都人人解體難以家至戶曉甚失興  
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奏人言籍籍謂陞下去歲  
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  
意中原矣乃命臨安府修葺瓦屋十間權充太廟 壬  
辰命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 己亥直史館范冲以  
史事入對奏曰臣竊惟神宗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



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據史館所用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悉從簡便臣追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黃字係刪去墨字係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貼今考異依紹聖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凡五卷乞付史館更憑衆議刊定從之  
詔劉光世妾許氏甯氏吳氏並封孺人從光世請也  
中興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辛丑命趙鼎監修國史

鼎奏范冲直史館於臣為外姻願以授張浚帝曰安可  
以冲故廢祖宗故事况史館非朝廷政令之地可無辭  
是月偽齊將商元冠信陽軍守臣舒繼明被禽誘以  
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為大宋鬼豈汙逆賊耶遂遇害

閏月乙巳朔雨雹 金追謚太祖后唐括氏曰聖穆皇

后裴滿氏曰光懿皇后追冊太祖妃僕散氏曰德妃烏  
古論氏曰賢妃德妃睿宗母也 丁未張浚往江上視  
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既行邊而趙鼎居中總政事

表裏相應鼎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  
密條而置諸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沖待士犯  
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素重程頤之學  
元祐黨籍子孫多所擢用去貪吏進正人時號為賢相  
翕然有中興之望 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罷 知湖  
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濱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漢  
唐以來皆有陂湖灌溉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  
江每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

災凶荒之歲也本朝慶厯嘉祐間民始有盜湖為田者  
宣和以來創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歲被水旱之患  
臣自壬子入朝首論茲害蒙旨先取其餘姚上虞兩邑  
廢置利害遂獨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  
湖蕭山之湘湖凡此類尚多縣官往往利為主田頑猾  
之民侵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伏望專委漕  
臣考究漢唐之遺利檢舉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  
行廢罷其諸路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各有未盡利

害望因此東作之時徧下諸路監司守令條具以聞詔  
諸路漕臣躬度利害申尚書省 戊申雪 己酉詔戶  
部撰集紹興會計錄用侍御史張絢奏也 乙卯以參  
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兼樞密院事帝以語趙鼎鼎  
曰樞密非古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為使國朝因而不  
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為二途仁宗朝富弼作諫官時陝  
西用兵弼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呂夷簡辭之再  
三後卒從弼議宰相兼樞密自夷簡始也臣既以宰相

兼治院事而參政又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  
密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用兵  
不止此誠至論帝曰往時三省樞密不同班進呈是以  
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議論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  
聞者 金薩里罕將攻秦州吳玠遣部將牛皓伺之丁  
巳遇金人于瓦吾谷皓戰死 丁卯命戶部尚書章誼  
措置財用孟庾提領號總制司 提舉江州太平觀秦  
檜言金人便於弓矢乞多造强弩神臂弓以備攻討帝

曰檜雖在宮祠不忘朝廷 三月甲戌朔責王玘提舉  
江州太平觀 初帝以視師暫輟經筵至是乃復 甲  
申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帝賜  
手札曰昨因賊退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  
獨請以身任其責朕甚嘉之時山陽殘敝之餘世忠披  
荊棘立軍府妻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  
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妝以恥之軍壘  
既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鎮 乙未張

浚乞視師潭州詔許之 丁酉復移浙西安撫司於臨  
安以駐蹕之地宜增重事權故也 庚子兵部侍郎王  
居正獻辯學四十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論王安  
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為獻帝許之居正乃釐為七  
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凡所褒貶悉害名教其  
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  
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為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  
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背違其六曰排斥先



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牴牾居正因事請對曰臣聞陛下深惡王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欲效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曰禍亂之原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為帝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事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帝語繫

於辯學書首上之詔送祕書省 辛丑都督行府言知  
泰州邵彪具到營田利害委可施行合關送尚書省從  
之孟庾沈與求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皆  
不樂趙鼎不校人以為難 提舉洞霄宮李綱應詔上  
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喜而以讎敵未報為憤勿以東  
南為安而以中原未復為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  
以士氣未振彊敵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計日而  
俟議者或以敵騎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

為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騎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

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以  
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沒不務  
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  
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  
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  
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  
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  
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

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  
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衆  
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  
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  
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  
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敵騎雖  
多不敢輕犯有守備矣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  
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

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彊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彊敵可滅  
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  
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臣昔舉天下形勢  
而言謂關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  
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願詔守臣治城  
池修宮闕立官府剏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  
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  
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彊敵不能自歸天

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開而日感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大槩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

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為陛下思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



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

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  
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  
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  
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  
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  
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今金  
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  
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

費不訾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我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強敵不足畏逆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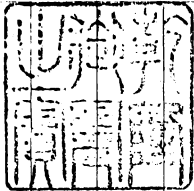
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篇末又條上六事一信任  
輔弼二公選人材三變革士風四愛惜日力五務盡人  
事六寅畏天戒疏累數千言帝賜詔褒諭時汪伯彥朱  
勝非呂頤浩秦檜張守翟汝文李邴顏岐王絢韓肖胄  
等皆應詔上對唯綱議剴切愜當尋復綱觀文殿大學  
士夏四月甲辰朔知永州胡安國引疾乞祠詔提舉  
江州太平觀纂修春秋傳成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  
意丙辰右承奉郎貴池縣丞黃大本坐枉法贓杖脊

刺配南雄州牢城 丁未召荆南鎮撫使解潛赴行在  
以王彥知荆南府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召  
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盡罷諸州鎮撫  
使 戊申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温州至行在 己酉宗  
正少卿無侍講范冲轉對言仁宗建邇英閣嘗命儒臣  
蔡襄等寫尚書無逸篇并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  
四章為二圖列於左右元祐初臣父祖禹為侍講奏乞  
檢尋二圖如仁宗故事哲宗從之願陛下亦寫為二圖

置於講殿之壁帝納其言書之不崇朝而畢 壬子封  
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 戊午奉安太廟神主 庚申  
以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降詔獎諭 甲  
子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金主  
不許唯遣使致祭及賻贈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  
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臣子聞君  
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  
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弁有奉送大行文略云節上

之旌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  
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  
同使者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  
秋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過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  
宮為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  
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  
孤臣久繫而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  
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金人讀之亦為墮淚爭相傳誦焉

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著三經義辨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謚文靖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



考異甲子金史熙宗紀作丙寅東都事略徽宗紀作乙未按是年四月甲辰朔則不得有乙未二字必有一誤丙寅後甲子二日未審孰是今從宋史徽高二紀

先是道君嘗命隨行王若冲

錄北遷事跡未克成書丙寅淵聖申命隨行官吏各具

見聞送若冲編修仍令蔡絛提點未幾書成即所謂太

上道君北狩行錄是也

此據中興紀事本末修入

帝即射殿行朝

獻景靈宮禮始以惠恭皇后祔祭是月龍圖閣直學

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起居郎兼侍講朱震言時學

有本原行無玷缺進必以正晚始見知其所撰述皆有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一至  
四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祁有恭

臣曰此子天資特異在宮中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強記趙鼎得旨先于行宮門內造書院一區欲令就學至是書院成帝曰即此便為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臣為直講翊善如資善故事遣何蘓等奉使金

國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上疏言國家與金世讎無通使之義其略曰金人驚動陵寢刳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讎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十一

起旃蒙單閼五月盡柔兆執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八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五年五月乙亥初謁太廟 辛巳命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時貴州防禦使瑗生九年矣帝嘗以語輔

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金人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曾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劉豫稱兵犯順矣金人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刳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不寤也天下謂自是必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為之事也苟曰以二帝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覩況歲月滋久敵情

益閔必無可通之理乎適觀何蘓之事恐和說復行國  
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帝以寅詞旨剴切召  
至都堂諭旨仍下詔褒獎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遣  
士卒五十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殿中侍御史  
張絢遇諸塗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宮  
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竹屏去不顧奈何軍中不能仰  
體聖意公然運石以為酒肆遊觀之美臣又見村民多  
取花株竹栽街市貨賣若不嚴加止絕亦有棄本逐末

之患伏望體問運石因依重加行遣仍下臨安府禁民  
貨賣花竹從之沂中坐罰金 戊戌以宗正少卿范冲  
兼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無贊讀御筆出制曰朕為  
宗廟社稷大計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瑗鞠之宮中  
茲擇剛辰出就外傳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  
觀在廷無以易汝時趙鼎亦薦冲震可備訓導二人皆  
名德老成衆謂極天下之選 辛丑命川陝訪求元祐  
黨人子孫 六月甲辰封武經大夫令砮為安定郡王

湖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詣岳飛降初飛奉命討楊  
么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  
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  
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  
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  
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  
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  
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



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遂襲周倫若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璵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請除往來之程限八日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

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心腹之託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羣醜浚許之飛遂如鼎州至則先遣兵馬鈴轄楊華入城招安華未降時為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么黨謀殺么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賊益懼黃佐遂招欽來降飛喜曰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

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  
數萬 乙巳名新厯曰統元 己酉建國公瑗初出資  
善堂帝命見翊善范冲贊讀朱震皆設拜趙鼎等依故  
事謁見冲震每因箋奏導以仁義之言輒標軸藏之時  
一展玩 壬子復省淮南州縣冗官 楊么負固不服  
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  
輒碎時岳飛入水砦降賊衆殆盡唯夏誠砦固守砦三  
面臨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飛

乃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至淺處則擲瓦石壓之使稍沉因遣善罵者往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窮蹙赴水死飛長驅入賊砦遂斬夏誠餘黨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張浚歎曰岳侯神算也丁巳賊黨黃誠斬么首

挾鍾子儀等詣都督府降湖湘悉平

考異宋史高宗紀云楊太赴水死餘

黨皆降飛急擊夏誠斬之岳飛傳却不載夏誠事今據徐夢莘北盟會編補入紀又云湖賊黃誠斬楊太首詣都督府降而飛傳以為太既赴水牛皋禽斬之夫太既為梟斬當即取其首以獻而乃為賊黨所得何也恐非事實今從

高宗紀

初賊樓船高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患

之謀益造大舟時薛弼為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以筏斷江路縈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

曰善竟用其策以決勝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遂為沿江之冠賊嘗自誇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云 乙丑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舉和靖處士尹焞以自代詔川陝宣撫使以禮津遣赴行在初焞奔蜀止于涪涪程頤讀易地也關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至是帝因冲薦而召之 湖賊既平張浚乃更易郡縣姦賊之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荆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時淮東宣撫使韓

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飛皆屈已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甲子詔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諸儒之說并自出己意是月汴京地震秋七月己卯知樞密院事孟庾罷庾以行府闕三省樞密院事積不平因稱疾求去遂出知紹興府壬午以金均房州隸襄陽府路丁亥韓世忠復鎮淮軍禽偽齊守王拱丙申蠲

湖南路上供米三年及秋租之半 自建炎兵興四方  
舉子不能至行在遂以省額分於諸路謂之類試所取  
多不當至是始復開省闈一如舊制 八月己酉宰執  
奏探到劉豫簽山東民六十以下二十以上悉為兵每  
畝田科錢五百帝曰朕未嘗一日忘中原之民使陷於  
塗炭皆朕之過為之惻然 己未下詔暴章惇蔡卞詆  
誣宣仁聖烈皇后之罪追貶章惇昭化軍節度副使蔡  
卞單州團練副使子孫不許在朝 是月偽齊陷光州



九月壬申金主追尊其考豐王為景宣皇帝廟號徽宗妣蒲察氏為惠昭皇后 乙亥帝御射殿賜禮部進士玉山汪洋等以下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唱名始遵故典令館職侍立殿上時右修職郎黃中對策言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兩宮北狩闕然溫清之奉者十年於此矣人生天地間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十年者有幾陛下念至此豈不痛心臣愚以為宜明詔二三大臣思有所矯拂於世俗事事刮磨整齊之必盡去天下之

宿弊而為之一新其耳目然後祖宗之烈為可復父兄之恥為可雪也詳定官中書舍人胡寅等定中為首選輔臣奏中係有官人帝問故事如何沈與求曰臣聞皇祐元年沈文通考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畯遂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第二帝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為第一洋年甫十八對策言為治之道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帝覽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前帝甚異之以天聖八年狀

元王拱辰年實相似特改名應辰 戊寅金尊太祖后  
紇石烈氏太宗后唐括氏並為太皇太后兩宮號慶元  
明德 壬午偽齊兵寇固始縣統領華旺拒戰却之尋  
復光州 乙酉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五十  
卷帝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內侍設案捧書至御  
坐前搢笏展書修撰范冲進讀帝起立拱觀禮畢復御  
坐 金改葬徽宗及惠昭皇后于興陵 壬辰詔元符  
上書邪等范柔中等二十七人身亡未任子者各與一

子官帝謂趙鼎曰此乃蔡卞蔡京之罪獻言者有可取則施行之無可取則容納之如此則上無拒諫之名而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立為邪等名目其誤太上皇帝皆此類也 冬十月壬寅遣中使以所書車攻詩賜輔臣翌日趙鼎奏謝帝曰朕觀鴻雁車攻乃宣王中興之詩今境土未復二聖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事修攘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張浚自鄂岳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直至

山陽而還庾戍入見帝勞浚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盜  
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趙鼎沈  
與求曰湖湘既平則川陝血脈通矣他日遂可漸為恢  
復之圖帝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又召對便殿問所宜  
為命以所聞見著策來上浚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  
覽凡四十篇帝深嘉歎置之坐隅 乙卯以提舉西京  
崇福宮李綱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  
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於福二人相見除前隙更

相厚善至是浚數於帝前言其忠趙鼎嘗為綱所辟亦為帝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綱辭帝手書敦諭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己任勿間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 戊午布衣陳得一造新歷成賜號通微處士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偽齊簽軍犯漣水軍遣統制呼延通等擊殪之所脫無幾帝曰中原赤子為劉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瘞遺骸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 是月祫享太廟

祖宗並為一列不序昭穆 十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以下金字牙牌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勲者先次給賜以為執守 癸酉詔守令死節昭著者毋限品秩並賜諡 乙亥授尹焞左宣教郎崇正殿說書焞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漕臣奉詔至涪州敦遣 帝聞顏真卿之後有居温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進士顏邵及顏卓顏彥輝彥輝真卿十一世孫也帝謂輔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

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為難耳真卿在唐死節可謂得處  
矣況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與推恩以為忠義  
之勸於是邵特補右修職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  
學 金初頒歷 壬午出宮女三十人 乙酉起居舍  
人任申先試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自建隆以來詞臣  
進不由科第林攄顏岐及申先而已 丙戌命張浚視  
師荆襄川陝 初帝遣何蘓使金以胡寅言而止至是  
張浚奏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



遽絕遂遣都督行府準備使范寧之與薛偕行寅復上  
疏言遣使無益者八有害者二今日大計但當明復讎  
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  
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  
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戊子以寅為徽猷閣待制知邵  
州尋改永州 知衡州裴廩坐調夫築城凍死二千餘  
人除名高州編管 是月金以尚書令宋國王富勒呼  
為太師 十二月己亥朔以岳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

路斬黃州招討使 庚子改神武四軍及巡衛軍號行  
營五護軍 辛丑以都督府兵隸三衙 乙巳禁服用  
翠羽 己酉免侍從官輪對從給事中呂祉言以其朝  
夕論思獻納不必輪日以對故也 癸亥禁川陝州縣  
官悉用川陝人 丙寅張浚奏以劉子羽權本府參議  
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往川陝撫諭 戊辰夜  
雨雹 是歲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西北唐為蒙兀部  
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

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呼沙呼將兵擊之

紹興六年春正月己巳朔帝在臨安 金主亶不改元

仍稱天會十四年 癸酉命給事中中書舍人甄別元

祐黨籍 乙亥以內重外輕命省臺寺監監司守令居

職及二年者許更迭出入除擢從右諫議大夫趙霈言

也 丁丑詔凡入粟補官者毋授親民刑法之職 金

太皇太后紇石烈氏殂于慶元宮 壬午以宗子璩為

和州防禦使 張浚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為

謀臣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帝許焉丙戌入辭往  
荆襄視師張榜聲豫叛逆之罪己丑安定郡王令礪  
卒辛卯詔監司帥臣慢令失職者令張浚黜陟以聞  
甲午賑江湖福建浙東飢民命監司帥臣分選僚屬  
及提舉常平官躬行檢察乙未進呈邊順乞外任劄  
子趙鼎曰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  
所以示激勸也帝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  
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

不得不審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  
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耳 戊戌命鬻通直郎  
閤門宣贊舍人以下官從都督行府奏也 尚書金部  
員外郎陶愷因面對言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以  
平黨與其說頗主紹述二月己亥朔出愷知筠州 庚  
子興營田以諸路宣撫制置大使並兼營田大使宣撫  
副使招討安撫使並兼營田使 壬寅雨雪 都督行  
府奏改江淮營田為屯田從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拘

籍仍民間例召莊客承佃五家相保官給牛種每家貸  
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  
癸卯金葬欽獻皇后于睿陵 甲辰置行在交子務  
印交子錢引給諸路令公私同見錢行用 戊申岳飛  
入見 以襄陽府路為京西南路 己酉故承議郎鄒  
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謚曰忠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  
奏事帝自書裴度傳賜浚 甲寅以都督府參謀軍事  
折彥質僉書樞密院事 乙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

兵至宿遷縣執金將貝勒雅哈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引大軍進趨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二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升高邱以望通軍通馳至陣前請戰貝勒雅哈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呼延太保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小醜侵犯王略我肯與爾俱生乎即馳刺貝勒雅哈與通轉戰移時皆失仗以手相格逢坎而墜雅哈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

為賊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嚮奮  
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賊易與耳復乘  
銳掩擊賊敗去 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賊堅守不下  
劉豫遣使如河間求援于烏珠先是豫與其守將約受  
圍一日則舉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舉六烽劉猷與  
烏珠皆至世忠之出師也請援於張俊俊不從世忠乃  
還道遇金師世忠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  
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



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導戰者二人諸將乘之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戊午命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以兵萬人聽都督行府調遣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以資政殿學士知明州中書舍人任申先繳還詞頭論其罪改提舉洞霄宮 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入見 是月張浚至江上會諸將議事命張俊進屯盱眙 三月己巳以韓世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

武寧安化楚州置司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徙鎮  
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銳意大舉張浚於諸將  
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鷙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  
之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  
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又言今日之事莫  
利營田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  
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  
鑿許江湖諸路於土狹民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願

耕者聽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  
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後乃收  
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槩也詔都督行府措置其後頗  
施行之 庚午詔南劍州學春秋釋奠就祭陳瓘祠堂  
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 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唯  
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將趙密為助  
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  
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帝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

令不行何以舉事然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衛俊尚敢為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馬並權聽殿前司節制知筠州陶愷尚未行言者奏愷所言劫持懷奸迹其情狀有不可

貸者昔哲宗即位進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新法復祖宗之舊終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紹聖元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略曰恭惟神宗皇帝憑几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陛下亦知有神宗皇帝乎既唱名畢漸第一於是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蘇轍范純仁相繼引去章惇蔡卞始用事厚誣宣仁欺罔哲宗以神宗為名劫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

進矣逮太上皇帝嗣位之初首召范純仁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竄嶺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述之論復興曾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為名劫持上下姦人情偽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曾布乃為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雜用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覆出為惡得以肆其姦持大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傾邪之術卒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為小人

所勝必假神宗為名始於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  
可為痛心疾首者也陛下聰明稽古洞見是非真偽之  
實更修信史垂示萬世而陶愷乃以為未能平黨與未  
能修政未能用人是欲以一身為羣姦先驅鼓惑天下  
之聽嘗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耳伏望陛下明正典刑  
揭示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趙鼎因進呈言愷乃節夫  
之子節夫為蔡京死黨力主紹述折彥質曰小人姦邪  
自有源流己卯詔送愷吏部與監當 壬午金齊兵逼

漣水軍韓世忠擊敗之。金以太保尼瑪哈太師富勒呼太傅幹布並領三省事。初太宗兄弟相約互傳位於其子孫時金主亶既立當復用太宗長子宗磐為安班貝勒仍無元帥之職。而金主不遵初約及定官制以三公居都元帥上又左副元帥尼瑪哈右副元帥烏舍皆金主所忌故以宗磐為太師領三省事易其儲嗣之位至是又以太傅宗幹太保宗翰同領三省事除烏舍為左丞相皆以相位易其兵柄而鄂勒歡達蘭正除左右



副元帥故宗磐失望其後謀變蓋始於此宗磐即富勒  
呼宗幹即幹布宗翰即尼瑪哈也 成都府路轉運副  
使閻旦怒府吏喬昇以旋風棒擊之至死帝曰若以軍  
中法馭吏則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立曰  
陛下好生之德天下共聞癸未詔旦降二官取勘 夏  
四月戊戌朔帝御經筵給事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  
方奏獻自王安石開按問之法及曾布增強盜賊錢遂  
皆不死翌日帝以語輔臣曰此極做事若出得一人死

罪雖云陰德然殺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陰德乃長姦耳帝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 甲辰偽齊將王威陷唐州團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 岳飛以母喪去官丙午詔起復飛再辭不許詔速往措置調發毋得少失機會飛乃歸屯

己酉詔文武臣僚能決勝強敵恢復境土者賜功臣號 劉豫以兵築劉龍城將窺淮泗甲寅劉光世遣副統制王師晟鄺瓊襲破之禽偽統制華知剛盡俘其衆而

還辛酉禁四川伐並邊山林甲子賜韓世忠號揚武翼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號皆自此始除商旅緡錢稅五月辛未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言祖宗用人內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出典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所以緩急之際多有可用近世以來廉恥道喪既得患失無復難進易退之規為人擇官更成內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

丹書乃補外任非惟待士也賤蓋亦視民為輕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臣為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之節少革內外重輕之弊詔不許

癸酉詔未經上殿臣僚先令三省審察然後引對 戊

寅以四川監司地遠玩法應有違戾令制置大使按劾

壬午詔大理寺議獄不合即詣刑部關決刑部不能

定同赴都堂稟議 殿中侍御史周祕言聞淮南州縣

皆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冬則撮穀又有助軍米

借牛租名色重斂不一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使百姓  
虛被放免之惠癸未詔提點司體究改正訖申尚書省  
有司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失其本意改為交子官  
無見錢民何以信乙酉罷交子務仍令權貨務儲見錢  
印造關子 六月乙巳朔夜地震己酉求直言 甲寅

張浚渡江撫淮上諸屯命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岳  
飛自九江進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 都督行府同措  
置營田王弗言兩淮沿江守臣當並以三年為任戊午

進呈帝曰朕昔為元帥時聞州縣在官者以三年為任  
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為  
去計矣況今止以二年乎雖有葺治之心蓋亦無暇日  
也弗所論甚當從之 辛酉封集英殿修撰令憲為安  
定郡王 初張浚密遣人詣燕山至是始還知太上皇  
帝不豫癸亥浚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  
有為成敗利害在所不恤况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  
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秋七月丁丑賜韓世忠劉

光世詔書獎諭時右司諫王縉言近者淮西以麾下將  
領有欺隱軍人之券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具將士之  
賞皆能按劾聞奏望特降詔獎諭使今後凡奏功者必  
以實而爵賞足以勸有功凡勘給者必以實而錢糧足  
以養戰士故有是詔 癸未詔張浚暫赴行在 癸巳  
以金州隸川陝路均房二州隸京西南路 以郭浩為  
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閤門宣贊舍人邵隆  
知商州聽浩節制經理商號 甲午知廣德軍湯鵬舉

擢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  
詔進鵬舉一官再任帝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  
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甚難擇莫若慎選  
監司郡守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安能盡知百執事  
之賢否但當留意宰相耳 是月吏部員外郎陳公輔  
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  
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  
王安石學術壞之耶或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



取臣謂其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  
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  
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  
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後世龜鑑安石使學者  
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  
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  
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  
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

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 劉光世復壽春府

資政殿學士知温州秦檜改知紹興府八月己亥入

見命坐賜茶 范宗尹卒于天台宗尹汙張邦昌偽命

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秉政多私為清議所擯 癸卯

召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還以徽猷閣待制李迨代之席

益在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

計猶不給朝廷知二人不協乃以迨代開自金侵陝蜀

開職餽餉軍用無乏一時賴之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

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零絹布之征遂為蜀之常  
賦則開作俑之責不能逃焉 甲辰手詔曰迺者強敵  
亂常阻兵猾夏兩宮北狩六馭南巡霜雪十年關河萬  
里朕為人子而雞鳴之間不至為人弟而鵠原之難不  
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場  
多虞遣戍經時不離甲冑飛芻越險久棄室家爾則効  
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投七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  
以便軍中之務諒彼同舟之衆知吾發軔之情咨爾有

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張浚自江上歸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朝論不同帝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岳飛亦遣兵入齊地偽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牛臯擊之禽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師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走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為可用會謀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乙巳命權殿前司解潛等帥精兵扈從主管步軍司邊順留

兵守臨安知臨安府梁汝嘉為巡幸隨軍都轉運使

丁未以秦檜為醴泉觀使無侍讀行宮留守孟庾提舉  
萬壽觀無侍讀同留守並權赴尚書省樞密院參決庶  
事 戊申岳飛遣將楊再興復西京長水縣 辛亥奉

神主發臨安 丙辰金主追尊其先哈富曰始祖烏魯  
曰德帝巴哈曰安帝綏赫曰獻祖烏古朮曰景祖和哩  
布曰世祖頗拉淑曰肅宗英格曰穆宗烏雅舒曰康宗  
妣皆為皇后復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 己未預借江浙民來年夏稅絀帛折米輸官 監察御史劉長源面對奏疏其略曰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為去取不可徇朋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為進退或謂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于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以房玄齡為賢相而其子遺愛預叛逆之誅盧奐為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列況不逮玄齡與奐而可保其子

孫盡賢乎或謂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于罰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邵芮有謀弑晉文公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儀之姦而子湛乃復中原之良佐況不為芮與義府而可誣其子孫盡愚乎至若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而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許敬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為治可使為亂又在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馭得其道馬庚申

趙鼎進呈帝曰長源言用人比戰國之士不用于秦則歸于楚論議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此帝曰然張浚曰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為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罪通于天幸逃族誅縱子孫真有可用者亦不當用帝曰長源之罪浮於陶愷詔吏部與遠小監當 癸亥詔權貨務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鹽錢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 是月張俊城盱眙進屯泗州 岳飛及偽



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之偽守劉永壽舉城降  
車駕將行秦檜乞扈從不許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  
岳飛遣王貴郝叟董先復虢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  
石中原響應會劉豫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等攻破之  
焚其營飛因奏進兵以取中原不許于是以孤軍無援  
引還鄂州 癸酉帝次平江權奉安神主于能仁寺  
壬午翰林院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范冲言近重修神  
宗實錄于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旨別為考異一書

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哲宗實錄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據甚明亦乞別為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為名從之初劉豫因金達蘭高慶裔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至是豫聞帝將親征告急于金求兵為援且乞先寇江上金主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富埒呼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闢疆保境吾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

豫受其利而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于江  
上矣奈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  
觀釁于是豫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道而南子  
麟率中路兵由壽春趨廬州以犯合肥姪猊率東路兵  
由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  
犯六安僞詔榜示指斥乘輿尤甚于五年淮泗之役謀  
報至於是分遣諸將備要害時張俊軍盱眙楊沂中軍  
泗上韓世忠在楚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劉光世

在當塗遣輕騎據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庚寅張浚入見乞先往江上視師許之是日浚發行在壬辰帝諭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若通鑑正可為諫書耳劉麟等令鄉兵偽為金人服於河南諸處十百為羣人皆疑之以為金齊合兵而至劉光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干趙鼎欲還太平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金方疲于奔命決不能悉衆復來此必

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皆請益兵衆情洵懼議欲  
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獨以  
為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以逆犯順若不勦  
除何以立國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  
而鼎及折彥質皆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項  
目請帝親書付浚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  
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矣夫淮南之屯所以屏  
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

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恃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帝乃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臻此由是異議乃息冬十月劉猷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不敢進丁酉劉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過於是賊衆十萬已逼濠壽張俊以兵拒之時楊沂中為都督張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蹉跌浚不

敢私戍戍沂中行至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  
石淮西大震浚聞之遣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若有  
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  
亦言諸將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  
英斷以厲其餘帝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光  
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俊等相應遣王德鄺瓊將精  
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臯于霍邱賈澤于正陽王  
遇于前羊市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芍陂水砦守臣

孫暉拒戰又敗之 劉猷率衆數萬至定遠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楊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其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孤軍深入恐宋師掩其後欲會麟于合肥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猷遇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不可緩乃遣統制吳錫率勁卒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其背大呼曰賊破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使統制張宗顏等率兵自泗州至合擊之賊遂大敗猷以首抵謀主李



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精騎數輩遁餘衆怖伏請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猊敗拔砦去沂中及王德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圍光州亦解去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聞召命即日起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飛札言賊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甚衆帝愀然曰此

皆朕之赤子迫於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  
殺念之痛心遂賜詔褒張浚功 癸丑張浚楊沂中引  
兵攻壽春府不克而還 張九成除浙東提點刑獄公  
事自以貼職太峻固辭不受帝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  
非矯激要名第不欲因臣一人紊朝廷紀綱帝察其誠  
改命直祕閣仍賜詔獎諭 乙卯詔諸軍所俘人民給  
錢米遣歸 壬戌日中有黑子 十一月庚午詔張浚  
還行在 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豆者以贓獲罪黥之

丙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呂本中奏曰近歲官吏  
犯贓多抵黥罪臣竊謂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  
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如遽加此刑異時察  
其非辜雖欲收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常用則  
紹興權臣當國之時縉紳遭刑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  
刑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丁亥日中黑子  
沒 劉麟等既敗歸金主遣使詣劉豫詰其狀于是金  
人始有廢豫之意 是月西遼主達實殂子伊立年幼

遺命其后蕭氏權國事稱制號感天皇后改元咸清

劉豫將由海道以入寇遣人以海道圖及戰船樣獻於金乃興燕雲兩河夫四十萬人入蔚州交牙山採木為棧由唐河運入虎州虎州者金人於雄州北立城曰虎州意以雄為熊謂虎可以勝熊也 十二月甲午朔召

行宮留守秦檜赴行在奏事張浚薦之故有是命 是

日臨安火所燔幾萬家 戊戌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

辛丑城南壽春府 壬寅尚書左僕射趙鼎罷初張

浚在江上遣參謀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夸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至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

之帝問曾與趙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  
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可遂使敵不內侵乎光世累  
世為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  
浚議鼎求退益力遂出知紹興 甲辰命呂祉如建康  
措置移蹕 丙午僉書樞密院事折彥質罷 丁未賞  
淮西功加張浚少保改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楊沂  
中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 戊申秦檜入見命赴  
講筵供職己酉詔自今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為檜故

也 辛亥資政殿學士張守自常州入見除參知政事  
丙辰以呂頤浩為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

丁巳以劉光世為護國鎮安保健靜軍節度使 己未左  
司諫陳公輔言在廷諸臣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  
伊川學相率而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  
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之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  
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  
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

夫舍此皆非也臣謂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察羣臣中有為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奏入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布告中外使知朕意時范沖已去朱震在經筵不能爭論者非之 劉豫密知金人謀廢

己因請立麟為太子以覘其意金主曰先帝立爾以爾有德于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徐當咨訪河南百



姓以定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一